

金锻造车轮的全自动生产线。

我1990年初进中信戴卡时，它只是一个有500多职工的小厂，后来发展成为铝车轮和其他汽车零部件制造多种经营的大型领军企业，技术与规模世界领先，是中国汽车零部件走向世界的优秀代表，名列世界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获得了国内外多项奖励和荣誉。公司的发展也凝聚着我的一份心血，为此我也受到中信以及戴卡公司领导和职工们的一致尊重和称赞。今

年马年春节，公司工会主席又率人到我家慰问，对我们这些为公司早期创业和发展作出贡献的老骨干念念不忘。

我读书的初、高中也曾经采访我，希望我为学生们分享经验。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该做的平凡事。党、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清华培养了我，我为国家、社会作贡献是应该的。今生清清白白地做人，认真地做事，一生坦荡，两袖清风，无愧于父母、无愧于母校、无愧于恩师们！

春风待少年

○许德豪（2011级美院）



许德豪校友

我的故乡在河北保定，从小就喜欢去古莲花池画画，清风吹拂、满池荷叶摇曳是我难忘的童年记忆。长大一点，知道家乡历史上还出过关汉卿、王实甫这些大师，当代还有孙犁、阎肃先生，这片慷慨悲歌的华北大地还传承着一脉文人诗心。我就是从那里出发来到清华的。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我来到清华园报到。令我最兴奋的是这里也有一片荷塘，当年朱自清先生在这里仰望过星空。第六教学楼旁边有两排

大树，每天清晨上学走过那个坡，感觉前辈大师们就伫立在那里看着我们学习和长大。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汇集到清华，既学习知识本领，又寻找人生方向。

那时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充满浓郁的艺术氛围。一方面有装饰艺术和工艺美术的深厚传统，另一方面还有清华带来的艺术与科学、设计与互联网的交汇融通。我是在绘画系油画专业学习，老师们都是有作品的油画家。我记得在大四上王宏剑老师的油画写生课，他每天都跟我们一起画。傍晚下课后，我请他来帮我指导课余时间正在画的创作《大江横》。那幅画取材于黄河，熟褐、生赭、土黄、黑白的颜料，被笔刷、刮刀甚至抹布翻来覆去地涂抹，营造出浮雕般的激流奔荡、浪花翻涌的画面。王老师是中国写实油画家的杰出代表，我的画法偏向表现主义，画风不同但他肯定了我的创作方向，并对我讲：“画家多读书是好事，尤其是历史书。美术史只是人类历史的局部，站在中国历史

的高度，常读精读消化着读，打开视野，然后审视自己的创作。”后来我知道王宏剑老师画一幅油画可以反反复复修改十年，不断在每个细节追求精益求精，而那种精细又不是用小笔抠细节，而是放在大关系和局部关系里反复调整，是一种整体与局部协调关系的程度把握的“细”。接下来我继续搜集资料，反复推敲改画，一遍遍推倒重来，方向迷茫、勇气欠缺的时候就读几句“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给自己鼓劲。2015年6月，我的本科毕业创作《大江横》和创作谈发表在《光明日报》。

我本科毕业被保送了研究生，继续画画。我们和绘画系的同学们在一个大工作室，每人给分了一个小隔间。三年时间，每天早上8点准时到，每天晚上10点一刻物业静楼基本都是我来签字。2015年，艺术史论系的陈岸瑛老师带大二大三的同学跟绘画系的同学们还发起过“史论绘画1+1”的活动。与大家的交流多了，组织绘画小组做展览的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由2010级的谭永勍师兄牵头，我做策展人，邀请史论系、绘画系、雕塑系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我们选了绘画系最大的版画工作室，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围绕着类似“历史与当代”“经典与创造”“理性思维与人文关照”等话题热烈地讨论。第三教学楼旁边有两排学术活动的展架，那时候大都是理工科的讲座，我是第一个把美院同学们的展览“落水狗艺术组作品展”的架子搭在那里的。展览开始，有铅笔素描、有铜版画、有油画，也有摄影，年轻的清华艺术家们勇敢睁开双眼，用好奇心和想象力去发现世界和表达自己，每一件作品都是真诚的、弥足珍贵的。

党委学生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材施教计划（林枫计划），当第二期招募学员的时候，我报名参加并成功入选。这下令朱安东老师犯了难，因为当时学院还没有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的经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舒文老师独具慧眼，把我招入门下。在学院学习的那两年，我的视野被打开，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还结识了很多立志服务人民的志同道合的伙伴。“热血一二·九综合材料绘画创作”项目顺利完成，获得了第二届研究生“清峰”前置式奖学金。到研究生毕业前夕，“林枫计划”已经招募到第七期，当年“一二·九”那天召开了年会，我作为学员代表把我创作的油画作品《燃》送给林炎志学长。回去路上，林学长对我讲：“我觉得这画好，因为我名字中间就是两团烈火。”

2017年12月，我的个人作品展在美院A区展厅开幕，展览的题目“花开自少年”是2007级巨建伟学长题写的，刘巨德老师、鲁晓波院长应邀都来参观。我在前言中写道：“无比幸运的，我今天还在画画。我把最青春的时光用古老的画笔和颜料涂抹在画布上。我越来越认识这个世界，既是眼睛看到的，也是脑袋想到的。既是世界带给我的，也是时间带给我的。每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希望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永远记住它。”

2018年是我跟清华道别的时间。我研究生导师宋克老师寄语：“我想留给你的是一座青山，而不是一堆柴禾。柴禾总有烧干净的时候，而这青山就是练就一手安身立命的本事。对于德豪我是寄予厚望的，这期待伴随着要求是比你想象的还要

更多的。”陈树东老师说：“你要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我会带着你画出最好的作品。”我瘦弱的肩膀上扛起这些深沉的嘱托，幸运的人生又将拉开崭新的序幕。那年夏天毕业入职故宫博物院，上班前我写了两句话发在朋友圈：从清华园到紫禁城，从世界一流大学到世界一流博物馆。

上班第一天，我在故宫的师父闵俊嵘（2000级美院）打开一张蕉叶式题款“古梅花”的古琴，语重心长地对我讲：这张琴是明代研制，清代皇帝和大臣在底板题诗，历经四百余年现在交到我们组修复。我们手里沉甸甸的，不只是一份修复工作，每一件文物身上承载了前人的审美、智慧、经验和创造。我们面对这些文物，要永远怀着敬畏之心。可以把自己看得渺小一点，但对我们手上的工作一定要看得重一些。怀揣着这份心，我跟着闵老师和前辈老师们，修复唐代乐器文物大忽雷和飞泉琴，修复太和殿的漆柱和皇极殿的大自鸣钟，修复养心殿正厅的黄花梨黑漆嵌字大屏风和乾隆花园的养和精舍、三友轩匾额。现在我在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漆器文物修复组工作近八年，到今天想来还是对这份工作充满着热爱的。

我们做传世漆器文物的保护修复，用到最多的是天然生漆。漆又名国漆、大漆，我以为“漆之大者，可以照见天地心”。《考工记》里讲，中国古代造物追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天然大漆于三伏天采自深山，百里千刀一斤漆；髹饰工艺经百代名匠苦心孤诣，雕填划刻乃成宝器。漆器温厚含蓄的气质正映衬了“秋收冬藏”里的藏字，恰是古典中国人心中的厚德载物。每一步应



许德豪在工作中

天顺时，时光把造化美材经过匠意经营变成了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抹深沉蕴藉的色彩，千文万华里含蓄内敛地透出东方美学庄重静穆的意蕴。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使命。我有幸参与到百年院庆推出的话剧《归来海棠依旧》的演出，话剧讲述1933年到1958年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老一代的故宫人为了保住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基和命脉，走过千山万水，出生入死把它们运到安全的后方。导演、编剧和演员们大都是故宫的职工和亲属，我们在剧中体会前辈们，扮演他们，也是致敬他们。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清华百年校庆后入学的第一届本科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已经融入血脉中。故宫博物院历经百年沧桑，“诚敬典守、匠心传承”的精神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鲜活地体现着。生逢其时亦是生逢盛世，我们深感使命责任之艰巨重大，当以深沉热爱之精神扎实工作、创作一流作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贡献；为未来的世界贡献更多更宏大的中国设计方案和文化智慧。